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四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

宋　呂本中　撰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下同）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穀作傅）陽

左氏傳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夏四月戊午會于

祖杜注經書春始行也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

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晉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劉氏權衡曰穀梁曰外之也非也會于戚在何不外之乎會于中淮夷亦在何不外之乎

杜氏注柤楚地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

呂氏曰中國諸侯往與吳會宜示以禮義明以王制以同獎周室遂滅偪陽不道甚矣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毋庚午圍宋門於桐門

晉師伐秦

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下小邾同）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

於滕己酉師於牛首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穀作斐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杜氏注八

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 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伊川先生解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

武夷胡氏傳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

則精神折衝閫有偃息談笑而却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鑒也

戍鄭虎牢

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武夷胡氏傳虎牢之城地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

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専所以罪諸侯也

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

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避

楚侵鄭不書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杜氏注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杜氏注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

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杜氏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為臣　杜氏注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舍　杜氏注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

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武夷胡氏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

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糸係也文宣以来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

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也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吕氏曰三軍舊制也數不必常以示稱也今魯無事而用常制勞民費財不尚德而覿武亂所由作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郊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公作邾婁下同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

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公穀作京城北

左氏傳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

同好惡奬王室或閒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伊川先生解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杜氏注亳城鄭地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傳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氏傳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

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

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

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

觸師䚢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伊川先生觧諸侯數月之閒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

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杜氏注蕭魚鄭地

劉氏意林會于蕭魚鄭伯如會歟則宜以如會書乞盟歟則宜以乞盟書今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

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故以戰伐為事者殘人民斂財用未必能下敵也以盟誓為信者繫犧牲費辭令未必能合衆也今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為天下豈可以詐力

哉

蘇氏曰鄭與會也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自是晉楚爭鄭五年之閒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甞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伊川先生解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或以前事或以後事葢皆

擇其重者伐鄭重於同盟則至以伐會而得鄭重

於徒伐則至以會葢皆其重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氏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

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

杜氏注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言為使事

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

襄陵許氏曰書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

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

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

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穀作部下同

杜氏注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泰山孫氏曰莒背蕭魚之會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公作運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杜氏注鄆莒邑

泰山孫氏曰季孫宿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專也

武夷胡氏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鲂來聘（彭公作）

左氏傳晉士魴来聘且拜師

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矣詩曰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秋九月吴子乗卒

左氏傳吴子壽夢卒

襄陵許氏曰楚自共王以後不大為中國患者以壽

夢總兵而議其後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公作詩）

左氏傳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杜氏注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劉氏傳鄀者何附庸之國也

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鄀不

討取無大亂而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氏傳秋楚共王卒

冬城防

左氏傳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

畢農事

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為利

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左氏傳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

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

大敗吳師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陸氏纂例趙子曰魯書二卿志非度也

武夷胡氏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内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葢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公作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公作邾婁下同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己未衛侯公有衎字出奔齊

左氏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衛人

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杜氏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

劉氏意林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衎不名何邪曰春秋雖亂世君不君臣不臣至於刼奪之禍尚皆有縁而作窮惡極亂猶不為也今剽以公族秉國政交於諸侯有日矣親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絶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

位而鄭不名剽簒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
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
稱侯者簒之實也故曰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
同辭為春秋者安可弗察邪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
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
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
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

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葢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

乎故衛衎出奔使宗祝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

左氏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吴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

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敗之獲

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左氏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衛有君矣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

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氏傳宋向戌来聘且尋盟杜氏注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氏注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

杜氏注劉采地夏名也

泰山孫氏曰劉魯地

高郵孫氏曰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王后者二祭公行得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而譏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之也

武夷胡氏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

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吕氏曰春秋之世天子諸侯皆無力於為善之意委靡不振亦任之而已爾劉夏士也而使逆后其違禮而無為善之意可知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成郛

左氏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吕氏曰救成至遇不敢進也畏齊如此而無強自為善多進善人以立其國之意襄公之不才亦可知也又曰成郛壞而城之苟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已寧有遠慮乎

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城邑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

避公之所為可知矣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邾田
不能救故成邾見壊而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氏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
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
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成襄失政大夫並竊國靈

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則是無故民分於

三桓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氏傳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

杜氏注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

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傳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

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杜氏注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湨水名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

泰山孫氏曰榮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戊寅大夫盟不言諸侯之

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于溴梁則又甚矣溴梁之會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

溴梁晉地

高郵孫氏曰論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孔子之所謂十世則隱桓之時也

所謂五世則宣成之時也春秋始隱桓天下之禮樂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絶矣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更稱人者於時六卿専晉三桓擅魯齊之政出於崔高衛之政歸於孫甯天下諸侯之國政無不在於大夫者孔子傷之始於隱桓而春秋作隱桓至於襄昭凡十世矣

蘇氏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於匡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諸侯既會將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則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可矣獨書曰大夫盟何也荀偃怒而使大夫盟高厚欲以強服諸侯則政在大夫也自是晉政在六卿故獨書大夫盟言無君也

武夷胡氏傳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揜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蔔偃怒大夫盟而

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劉氏意林晉人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己之不可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非正本之意也況同問孟子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況同伐燕齊人以孟子為勸之也孟子曰可彼如曰孰可伐之則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辟猶殺人者而問曰人可殺與亦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殺之則將曰為士師者可殺之今以燕伐燕曷為勸之哉夫孟子可謂知本矣

泰山孫氏曰晉平溴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於京師非所以宗諸侯也

高郵孫氏曰僖二十一年諸侯會楚執宋公經不再

言楚人執之所以罪中國之諸侯從盟主以會楚子楚執其盟主而諸侯會于溴梁將以號令而安之也會而執二國之君春秋罪之故曰晉人也楚夷也晉中國也夷則不責中國則責之有禮與無禮者異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杜氏注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杜氏注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於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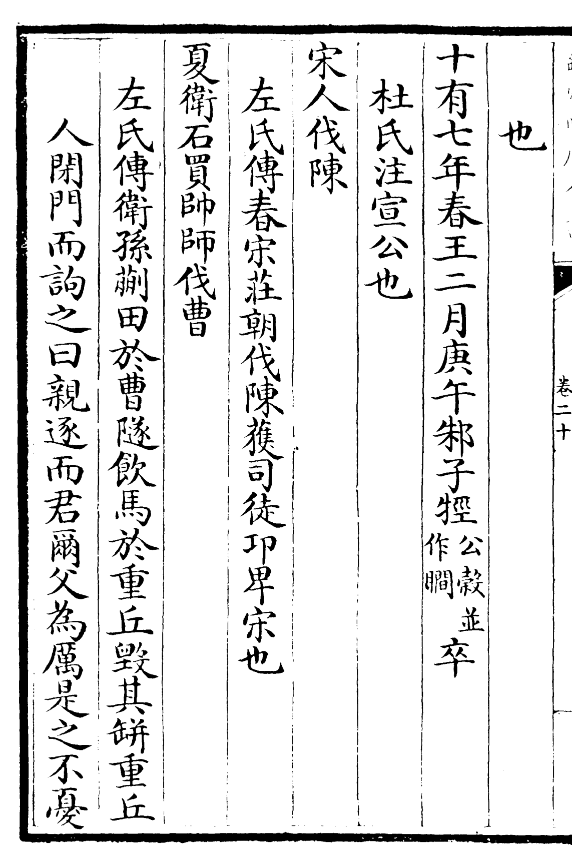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氏傳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
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
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



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公榖並作瞷）卒

杜氏注宣公也

宋人伐陳

左氏傳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傳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毁其缾重丘

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

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

於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高厚（公穀作齊高厚）帥師伐我北

鄙圍防

左氏傳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

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

復齊師去之

杜氏注桃魯地弁縣東南有桃虛

泰山孫氏曰案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此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伐我北鄙圍防三年之中君臣加兵於魯者四此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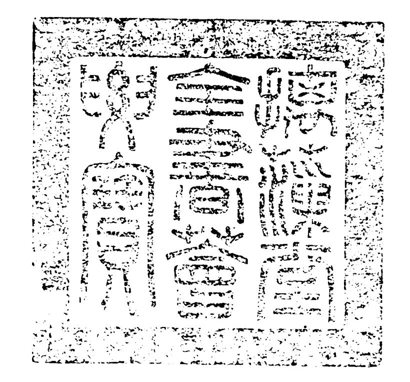
左氏傳宋華閲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吴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春秋集解卷二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仲耀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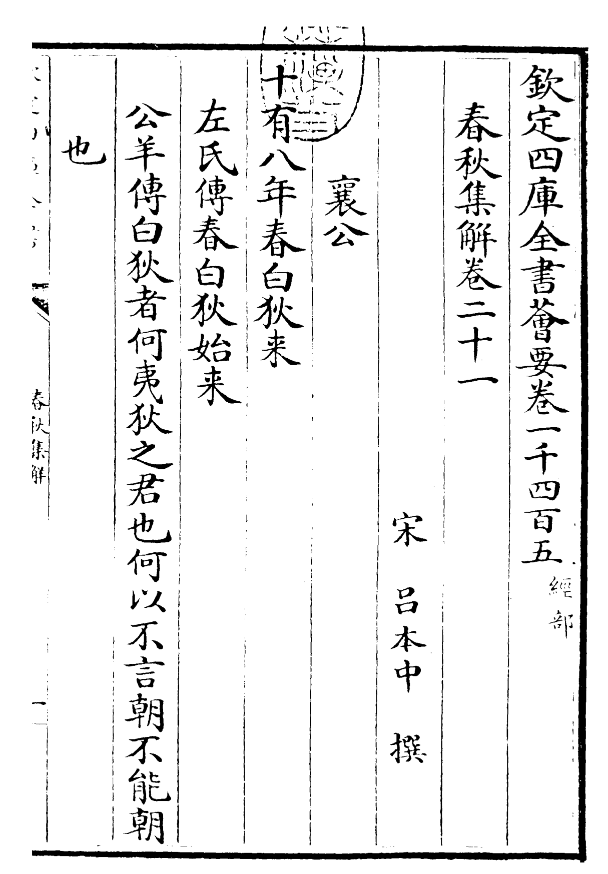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五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一

宋 呂本中 撰

襄公

十有八年春白狄来

左氏傳春白狄始来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氏意林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相朝者考禮正刑一德以尊王室為之也是以春秋亦予其朝夫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予其朝不予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

杜氏注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柰何衛孫蒯涖獵於曾曹人閉門詢之孫蒯怒使石買帥師以伐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

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蒯之逐其君為惡也蒯者曷為者也孫林父之子也是始惡於君而逐之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侯）

襄陵許氏曰齊人四年之間五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氏傳秋晉侯伐齊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

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雍門齊城門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抽

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伊川先生解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劉氏傳會者聚辭也既曰會矣又曰同圍齊何同圍

之者猶曰環之也環之者何不通也諸侯之軍四

分或焚其郛或攻其門辟如棲之者然此蓋伐也

曷為不言伐圍不言伐也

泰山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故諸侯同圍之言

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

武夷胡氏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横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横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

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
以無害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
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
銳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
至於蟲牢而返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
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

左氏傳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也

杜氏注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高郵孫氏曰諸侯已圍齊而為祝柯之盟不序諸侯者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左氏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
邾人伐魯晉人疾焉執其君以刼其地然則曷為
不言以歸舍之也曷為舍之未得其地故刼之已
得其地故舍之

公至自伐齊

劉氏傳此圍也其以伐致何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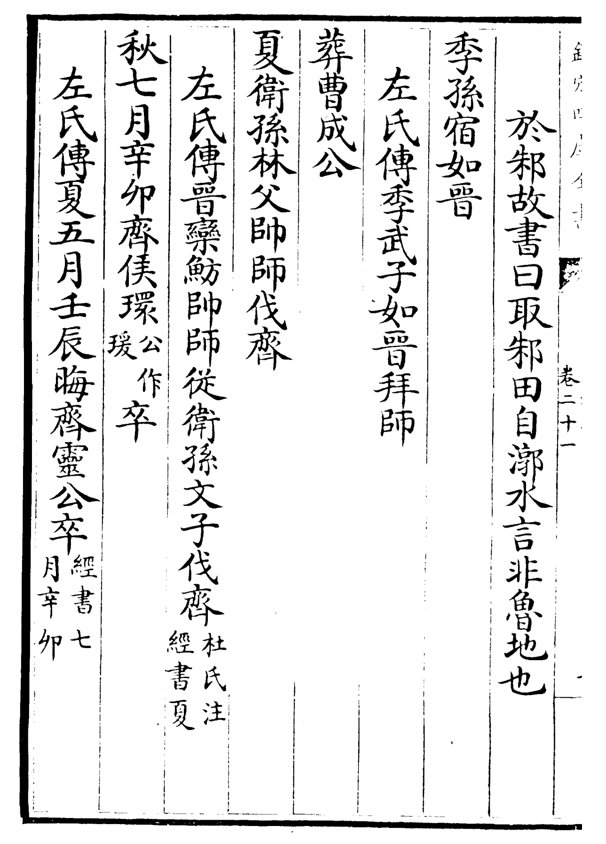
取邾田自漷水

左氏傳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杜氏注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泰山孫氏曰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自漷水者隨漷水為界也

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於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



於邾故書曰取邾田自漷水言非魯地也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杜氏注經書夏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公作瑗卒

左氏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杜氏注詳録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陸氏纂例士匄聞齊侯卒乃還闕皆不當更往

又並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善辭也還例見莊八年宣十八年

劉氏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古之為師也不伐喪

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

之可也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親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大節也

蘇氏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

常山劉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是而士

匄乃有惻隱之心愍人之患還師不侵豈不善乎

武夷胡氏傳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

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高厚之累上奈何齊靈公廢大子光以牙為大子高厚傅之靈公疾崔杼微逆光靈公卒光即位於是殺高厚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作喜）

左氏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武夷胡氏傳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氏傳城西郛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氏傳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杜氏注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

襄陵許氏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襄十九年書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

如此非正也故屢譏之

城武城

左氏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公作遬下同會莒人盟于向

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杜氏注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杜氏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帥師伐邾 公作遫

左氏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

伐邾以報之

泰山孫氏曰仲孫速背澶淵之盟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穀作濕 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燮之累上柰何蔡莊侯欲受盟於晉未能行而卒公子燮請從先君國人不欲於是殺公子燮請從先君何以為有罪非其力也而任之非其民之欲也而強之燮之智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武夷胡氏傳公子燮謀君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

而奔從於强楚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黄公穀作光出奔楚

左氏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逼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陸氏纂例稱弟者罪其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叔老如齊

左氏傳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氏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

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来雖賤必書重地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来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

杜氏注二邑在髙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

顯閭亭

陸氏纂例以地来奔即叛也

陸氏微旨不言叛為内諱也受叛臣非也故諱以示

譏也

武夷胡氏傳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来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

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鄰國予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襄陵許氏曰書以邑奔邑叛自襄始大夫盛強故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賔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劉氏意林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以盈之自出為説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

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名書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内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日比年食又比月食葢自是八年年之閒

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

左氏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公作邾婁）

左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杜氏注商任地闕

蘇氏曰錮欒氏非禮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導之

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蔽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為古今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而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傳不誣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杜氏注子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公穀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氏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

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武夷胡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埽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敕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

勞錮焉其賢於啇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

蘇氏曰追舒為令尹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故誅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左氏傳杞孝公卒

夏邾畀公穀作鼻我来奔

杜氏注畀我是庶其之黨

泰山孫氏曰此言邾畀我来奔者惡内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公穀作光自楚歸于

陳

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名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

穀梁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劉氏傳稱國以殺其大夫者罪累上也慶虎之累上

奈何慶虎為無道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慶虎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暴虐其君而去其親三年國幾亡者陳侯則實使之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寅慶虎之族也

武夷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逺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謟䛕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黄之出特以弟書

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呂氏曰慶虎慶寅之罪不等故言及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氏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

師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遂超乘驅之宣子逆諸階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劉氏傳曷為不言叛不言叛者非叛者也其非叛奈
何劫衆以敵君則亂而已矣
蘇氏曰不書自齊何也齊之納盈非以兵明納之也
辟如盜賊私納之耳故不書自齊
武夷胡氏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
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
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
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

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秉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氏傳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崔杼諫弗聽陳文

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作渝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杜氏注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也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本次止而遥為邢援故先書次後言救譏其失救急之義也今此君命往救晉豹畏齊而次故上言救晉以明師出本意是先通君命也言君本命往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譏君而罪豹也

高郵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大夫帥師救之而次焉聶北之次先次後救可救而

不救則罪重也雍榆之次先救後次欲救而力不能有罪而猶輕耳春秋之義次皆有罪於次之中有足矜者雍榆之次是也

己卯仲孫速公作遬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氏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

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户側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

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為大夫

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絶也稱

人以殺從討賊辭

齊侯襲莒

左氏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子獲杞梁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

陸氏纂例趙子曰掩其不備者曰襲

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而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氏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吴

左氏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吴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傳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陳儀

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
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
宇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襄陵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
則其人亦可知已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傳齊人城郲穆叔如周聘且賀城

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葢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

塗弛侯廷道不除范氏注廢侯不燕射廷内道路不修除百官布而不制范氏注官職修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武夷胡氏傳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

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葢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氏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欲弑公以説於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夏五月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户出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

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君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

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武夷胡氏傳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

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宫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之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陳儀下同

左氏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泰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是也

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曰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武夷胡氏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

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産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泰山孫氏曰前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故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

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伊川先生解諸侯同病楚也

杜氏注重丘齊地

武夷胡氏傳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

衛獻公入于夷儀

杜氏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衎失

國使衛分之

武夷胡氏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

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

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絶之衛侯蔑其冡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絶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於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絶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類是也

吕氏曰二十五年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此衛侯即剽也衛侯入于夷儀即衎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衎雖無道然非臣下所當逐則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衎入夷儀也不名以正其名於其復歸則正其失地之罪名之然則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衎當立者衎當立者故入夷儀不名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傳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舒鳩子請受盟二十五年秋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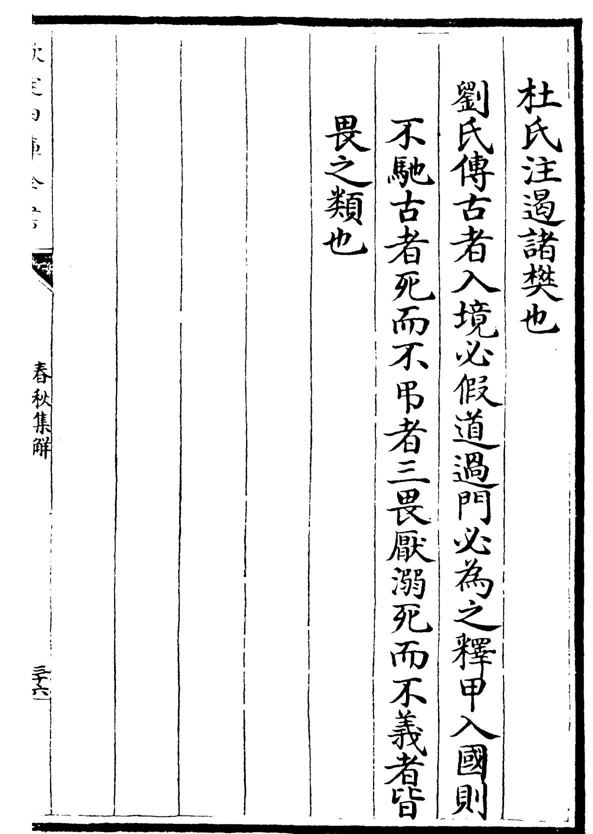
冬鄭公孫夏（公作蠆）帥師伐陳

左氏傳冬十月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公穀作謁）伐楚門于巢卒

左氏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垣以射之卒

穀梁傳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杜氏注過諸樊也

劉氏傳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爲之釋甲入國則不馳古者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死而不義者皆畏之類也

春秋集解卷二十一